



一庵雜問錄

上

不習4
515
35



卅五



515
35

陳眉公訂正一庵雜問錄

吳興 唐 樞 著

華亭 陳繼儒

樵李 沈中英

校

問心性之別曰性無所見心之所以為心便是
性問何謂所以為心曰心之真處是也今人都
是習心運用不得真處

問心性虛實曰性說不得虛實心亦無虛實虛



實對失其本體者而言言虛而矯功利言實而矯空寂到得無所容言纔是自然本體

問覺與心性何屬曰覺處是心所以覺者是性問孔子說性相近孟子說性也有命焉明道說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濂溪說性剛柔善惡中橫渠說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以是考之荀楊韓之說似無害曰所以非荀楊韓各意不各言若聖賢真到覺處縱橫豎曲皆

不失這裏

問定性是性既壞而定如何又說性善人人所同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氣有純駁理因有顯晦理有顯晦未嘗有息滅定性只是定氣氣定而理自顯

問情感物即動與仁是心之生理却相似否曰感物而動處即是愛即是仁之用但未說到本體上若真是本體所發便有禮義智性以成是

仁便是得感之正若舍體爲用則用非其用爲
貪爲昵流而不返矣故貪財好色都是仁而弊
者

問仁義禮智信性中何故有此五件五件中一
件發時四件在何處抑勻和不偏纔爲發而中
節否曰總而言之性只是渾然一理分而觀之
覺有此五等氣象又分而觀之仁中又有許多
氣象義中又有許多氣象又各不同這是一物

異名自其溫然處便謂仁自其秩然處便謂禮
如行春令也是這元氣行夏令也是這元氣外
面見得不同中間發育處只一事問五者氣象
乃例列於中抑有主從曰總是一仁盡之其四
者皆所以成夫仁也這又是一滾出來舉眼都
在這裏無少欠缺

問以覺言仁可否曰這不特佛家語不曾了悟
時終非已德問旣說本體之明未嘗息元何又

齊問錄
以了悟爲難曰雖不息只不曾透出如執火日
景下火炆自在終是不見如日在雲中日光自
在終是不得光被四表

問致知曰覺問覺曰見到底問如何是見到底
曰今人知得親當孝又知得貨財妻子博奕飲
酒過勝於此是知孝之心畢竟非真知又知人
知得親當奉養多品食之却忘了傷脾胃見得
一隅不能四通八達亦非真知須是察見天理

真如知水之必寒知火之必熱則止安德性自
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

問程子云心要在腔子裏心無大小無遠入扁
所謂腔子指血肉之舍抑隨大隨小之處曰也
不說到此只對逐物而言

問善事惡事都是心出如何只說要存心曰出
惡之心不是本心爲惡時欲詐善以掩之這纔
是本心問也有直爲惡不詐掩的曰若遇官府

便不肯自認問弒君的如何曰也仗義執言

問人能盡性天性如何盡得曰性無甚大事人自難了如水性寒火性熱蘖性寒桂性熱本是天然如此不待別有加添做作人性却被情欲所蔽不得復其天然之體水火炒木絕無情感便完復生理無少虧欠鳥獸稍有知即畧壞些子但草木鳥獸當初所稟原不如人乃天缺了他他負天處尚少問盡性者如何特少曰吾輩

只當痛咎吾常自及細思之只是志不極切所以其功難成

問天地之心何特於復見之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生之意無時無處無之但於絕而續終而始處尤為明白易見故云然

問上蔡謂心本一支離而去者是意然否曰心意只一件意去心便去但暫為所障本體只在耳

問延平云心實則物乘物乘則動動則氣乘氣乘則惑惑則不一何如曰氣物相乘動實而感卽一時事延平發明得閑邪存其誠意思

問書言降衷是何物曰天命處是降所以命處無聲無臭至矣是衷天道至妙不着一物無所容言不得已而曰衷蓋無有偏倚駁雜之弊而各正夫緼網化醇之實自人得此衷而言則爲性之常而謂不偏倚之中自人用此衷而言則

爲情之正而謂中節之中若有恒性言體也克綏厥猷言用也

問不虞天性曰天性人皆有之只被外物牽引不知虞度他所以喪失若一思量恢復便宛然在心目

問孝悌慈俱是天性如何只有慈箇箇人全得曰天性人人完具只爲與人有相干便被物欲掩蔽不能透出惟幼子以誠遇我我感其誠無

所用其私意所以真心俱透出來若不孝不悌却因親長移了所以人處年大之子也有不前問情慾念意志之別曰感乎物之謂情愛乎物之謂慾存於心之謂念觸於念機動於情之謂意起於念神王於向之謂志

問德業知禮成性道義奚別曰德業知禮學者功夫之目成性道義人心稟受之理窮理爲智循理爲禮窮是循的意思循是窮的著見一也

智之成曰德禮之就曰業成性是道義之總名道義是成性之別名道義運於心曰知道義見於事曰禮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此非兩時事自其所賦處言命之流行而不已也曰繼自其所受處言生之一定而不易也曰成

問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曰此正見性者萬物之一源人已總無兩樣易者知吾之所能知簡者

行吾之所能行吾之能知乃衆人之所共知故
易知吾之能行乃衆人之所共行故易從共知
共行以其同出於乾坤所謂降衷秉彝之真也
能知能行以其曾稟於乾坤所謂良知良能之
實也

問心體本虛靈不昧如何得一一明白了當日
能於光明中存箇渾厚纔是真不昧體一味要
伶伶俐俐反有害

問經權曰經權不可拆觀凡事俱有個經權理
之一定而不易處謂經事之隨時而順應處謂
權問經似仁權似義否曰然問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相似否曰亦是如此

問經權何故必要說做一個曰說兩個不得凡
大小事幹來誰不由心裁度所以未嘗無權不
隨時以量其宜姑據陳迹行之以爲能守經則
是外鑠而非率性之道所以不可錯認經問如

何是經曰權之主宰處便是經經之運用處是權朱子亦曾說得好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問朱子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曰事有常變道無常變問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這說也不是曰此說貼得上問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如何曰守常道便是經正經正則庶民興而無邪慝卽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已是聖人身上事如何說得人皆能之權

非體道者不能體處便是經問權是如何體段曰精義入神以致用

問朱子謂經者萬世常行之道權只是不得已而用之如何曰聖人之所能常行者只是個誠誠卽是經誠之用處是明經之用處是權知其爲不得已卽是誠問伊川謂權卽是經似然曰然問文中子謂權義舉而皇極立也見得曰然問莊子謂小變不失其大常如何曰此說非問

孟子如何謂嫂溺援之以手權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曰孟子只說禮也權也不曾將權對經說孟子之意謂男女授受不親先王制禮以教天下則然到得事勢危迫則又酌量行之故禮也有經權權也有經權問先王制禮亦有未盡善曰先王制禮豈有不善只立得箇大疆界其間委曲又須人隨時酌量總是無為主問何故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又做兩樣道來曰立

不是立於經直是隨其所至能奮力持守之意權便到隨事順理處

問經權曰卽中庸二字相似權則中經則庸

問太和太虛曰太和太虛之顯也太虛太和之本也太虛不可獨言理太和不可獨言氣不能無而強名曰虛無所有而強名曰和理氣不能獨見而強名曰道故易以主之神以行之德以實之不虛非和不和非虛不虛不和則物非其

物也此橫渠子深於道之言也

問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曰上四句言六子下二句言二老問本義如何上說成象下說成形曰乾坤無象無形成形指男女而言二老王其蘊六子施其功就六子中乾道王之者是陽物爲男坤道王之者是陰物爲女乾坤者神之所爲也故說卦謂妙萬物六子則成象而可見者也

問重口交叉何故如此形象曰元不如此後來人寫差了九六陰陽之老老則變變者之焉而未至者也至則化矣故交形一重形一變必從中始端倪作而體未全也

問河圖道其常洛書盡其變如何說曰河圖主體言其數生洛書王用言其數施體是用之體用是體之用無有二也圖是先天就象而言其意書是後天由意而論其象意乃命之流行而

不已者日新之謂盛德此也象乃性之一定而
不易者富有之謂大業此也問學此者何以取
益曰日用常行無性不是這道理問這幾圈子
何如合在日用上曰人性只有個五常人身只
有個五官天下物類只有個五聲五色五臭五
味俱是五形的道理人能完五常之本立此心
全體便是先天而天弗違與河圖合而大常具
焉人能盡五官之職達此心妙用便是後天而

奉天時與洛書合而至變出焉問六經四書分
明說出尚不曉如何要在這幾圈子上尋討曰
上古人高聰明未散所以即此而意已足後世
便不能如此直截理會問禹羲亦相去多時如
何相同曰圖書形似意殊圖意甚含蓄書便說
出事迹伏羲太上之時始立圖卦所以只說得
天地生生自然之本到得禹時便直發明那作
用處殊不知禹之書圖已盡之問周子直在後

世如何作太極圖曰周子所以有圖有說又有通書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二句恐非有見之言禮樂豈不自幽而出畢竟將禮樂認作粗迹曰此理一也顯而明便名之曰禮樂藏而幽便名之曰鬼神故鬼神禮樂之本也禮樂鬼神之功也分說亦可

問如何吉凶貞勝曰此見得道理如刀口上立出此則入彼未嘗有兩扛合界的

問神化不明白曰神化只有張橫渠說得明白今且不須遠說心不昧其心是神事不逐於事是化

問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曰此言聖人妙用如夷惠局於清和便有迹而發不微便着一處而不能克周

問聖門以求仁爲教先儒謂體公爲仁公如何

茶月金
體曰與物大同之謂公正是心體生生而不息者今人於驅殼起念所以只營營得七尺之內問千手觀音何義曰一箇身有千百箇化身一雙手化出千百雙手這便是一致而百慮意思相似世人一雙手但成得一雙手的私意一箇身子但成得一箇身子的私意所以不能體化問佛老是能體化者曰佛老非俗人沉溺於俗之比下手便要體化只是不在格物窮理上體

差之毫釐遂爲千里之謬耳

問夏忠商質之別曰忠只有這箇意思質便已有作爲但無文采問三代俱是聖人何故尚忠尚質尚文不同曰此乃聖人順時之治隨人情而爲之用皆理之所當然可以繁而繁可以簡而簡無有餘不足之弊問馬遷救弊之說是否曰若說救便似矯不似順非聖人本意

問程子謂學只在減何謂曰人心本自平淡人

自增出許多粧點試觀睡初起時氣象

問欲意思發作何處下手曰生生之意仁也在天爲春當於秋冬體出春意試思之

問人既壞之後猛然覺悟當何如下手曰這處便是下手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劉屏山以不遠復爲平生三字符信斯言也

問初學下手曰今人欲爲學須是於念慮上大打疊一番纔是功夫否則只是圖好看

問元初氣質有大小元初學力有淺深一旦欲突然興起小且淺者用力甚難如之何曰且不論小大淺深只論從違向背能向而不背雖小自有大時能從而不違雖淺自有深時只怕念頭不在這裏

問下手工夫曰若說下手便只有自家知道如喫飯一般該多該少他人不得而與須到多不貪饗少不故意却好子纔是

問學須從自得處發來這裏境界可想而不可
像曰學必要自出義理徒以自得爲自得倚傍
恍惚終非有得者是在實驗之

問悔心萌何以處之曰只要實落悔便自能處
問實落是猛悔否曰猛則留反有助長之病若
真心發見纔是實落問旣云悔何嘗有不真心
的曰這處更煞要體認明白雖均是悔也有爲
好名而悔也有爲徇俗而悔也有因一時意興

所發而悔皆非真心如何得天理復還問悔雖
出真心使常持此悔心又須存存不失曰實落
悔則悔不在一時自能貫終始悔者失而思復
之謂復者復其心之本體本體旣復則無往而
非此心發越又何間斷問如何說憂悔吝者存
乎介曰這是說憂之於未悔之前非是處已悔
問敬是畏否曰敬可以訓畏畏不足以盡敬畏
是非畏得喪畏利害畏毀譽皆畏也敬只是畏

理故不敢從非而舍其是而毀譽利害得喪不與焉

問敬者德之聚曰這道理萬物一原一念提起萬善咸集所以惟聖罔念則作狂惟狂克念便作聖只要念頭真切善念誠出本原真切之地雖於此只發一念一境徹而萬境融衆善皆於是乎在故萬境融只在一境徹之內

問敬功難發明乞示要語曰認直內二字足矣

心裏知覺的常守着便是直少加一毫已意則蹊曲矣

問舊俗難變則奈何曰試勿忙隨可做處做問作輟乍而悔吝多如何曰只是意思不真切是心如饑之欲飽無所往而不求食問如何得此心如此曰是心原是如此只被物欲牽引須是克已

問知慮不足以達物雖有爲善之心無以造聖

人大中至止之矩何如曰此不必豫憂所患不能行其所知如家中止有米數石不將來煮飯喫却憂如何過得一生此是過慮問萬一粒米無蓄安得不憂曰人無絕無知識者禽獸也有知識

問人大過可改而為善否曰昨日為惡人今日改即為善人行之至則為聖人何不可之有但是今日猛有思復之意則可若昨日便有此

意自云過可以改我姑且為此俟明日為善未為晚便是終不可入堯舜之道

問好名之心難除何如曰知為善是盡己之性便自及復入身來

問避嫌是初學的事否曰纔說避嫌便不是學問顏子自己已能自己多了如何又費辭於不能者寡者曰此自人斷顏子是如此顏子所問之事實顏子之所未能而不能者寡者之能推論

其極則終是顏子多而能而彼寡而不能卽是
詢於芻蕘不耻下問之謂若顏子旣已知得的
如何又須問問有若無實若虛曰二若字正形
容顏子虛已而不自滿假之意亦是自人斷顏
子是如此望賢之心乾乾不息望道而未之見
斃而後已所以日新富有而無所於底止顏子
聖賢之心也何嘗見得自有自實但人視之則
真有以信其非無非虛耳問犯而不較曰不較

不足云惟顏子有犯他人雖犯亦無自家有一
分一毫不是而彼加之凌軋亦是我有以致之
不謂之犯問我十分是他人橫逆之來亦不與
較恐亦不中理曰不較非謂全然以退爲事只
是不動氣事到該敵處該控訴處直須爲之要
之只爲道理不得不行不起於我一已之私忿
故謂不較

問如何能改過不吝曰改過不難虚心難人只

要做虚心工夫問如何分改過虚心做兩件曰
假如今做官的傲大自是有人勸他不利仕途
必致禍他必猛改又如作家的素橫恣或遭官
府頓挫尋而又其所為姑保目下二者皆能改
過但說個虚心不得問心不虛如何人言得入
曰這心只不是心之本體心之本體不容一物
彼二人因何守財便是有官與財在心裏了
如何說得虛因此言之所謂改過亦不是真

改曰這說得好

問幹自家事却象人的事幹人的事却象替自
家幹的事於此體公何如曰好但莫若忘人已
只在是處看尤簡約

問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知行信是兩箇曰人莫
不有知而患於不能行所以不謂真知王忱不
艱者忱則為真知即可見之行而無所難何曾
有兩套

問身如何立曰立志問志如何立曰如兩腳立
地上相似苟一息意思不在精神便不聚便倒
仆如何立得起
問反已之至必至舍物如何立正物之功曰反
非忘物答自己處之不當反而求其所當爲故
懲物剖物震物皆反也故正者反之實正已而
物正者也

問德既易簡如何復能知險知阻曰易簡是誠
知險阻誠則明矣人既無私意則心不擾自能
察見變故

問知行孰難曰難便兩項盡難易便兩項盡易
問勉而行之似在我不難若精義入神有非一
蹴可至如何得到曰是誠然但爲學只須行其
所知久久自至且未思量盡頭事問明知這事
當如此做行出來又放不過是如何曰我元初
力量止到此行出來本是真心却以不合古法

不合衆人議見因要强合於外所以放不過這俱是自力不切若真是從中出力量未至雖未能動容周旋中禮要之俱是受用所以據聖門高賢論對友不如今一初學舉業子

問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與學聚問辨寬居仁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同否曰論爲學之方不是同只是所以爲學處各不同故不免爲

孔子所以學莫先於討箇大頭腦這裏分明則學問工夫俱是實事

問有口中了了而其行罔然知而不能行何如曰畢竟是不知如口極能言孝好貨財私妻子博奕好飲酒這畢竟是知貨財妻子博奕飲酒尤真故爲此而不爲彼此等止可謂能言而不能行不可謂能知而不能行

問致知如磨鏡却是逐塊明還是一齊明日事

物雖多心體只有一箇工夫只有一樣其間明有難易處如鏡受垢有厚薄故耳

問學際天人曰下學而上達

問聖賢何如專以慎言爲訓曰天理有碍人欲難於躬行但此心明白不能自己於口所以聖賢教人謹言只爲欲人謹行

問學者欲祖於人則任外欲自作祖則徇情如之何曰徇不徇惟在我爲之而已問心之未明

認欲爲理卒然應事安得不差或卽時悔之事勢已遂或自以爲是不免有識者之鄙如是而學終無歸宿如之何曰謂心有未明誠然但亦有已明處就其所已明者事來而決之不爲物欲所係何得爲徇情見人善言善行適以啓吾之所未明吾卽舍已從之何得爲任外如是而學久而大明矣

問識悔吝如何模樣曰悔能自識吝則不能識

識各時卽是悔

問學者亦當貴名曰學者貴名不務名名是實影實是名表自不相離但用功時須痛絕爲名之心不使一毫忝於其間纔是君子路頭問名義也有有用時節曹操不徑直取漢天下只有箇名義在曰以操之心行操之事直取漢之天下謂其爲奸猾惟其不直取之而遺其子丕取之便謂老奸巨猾

問東漢東晉多務養名節豈立國之初尚不失實意承平既久上無作者不免矯之於下及生穿才整齊曰然宋後來道學逢起得真者不數人與尚名節異名同實亦是所言之意

問佛老不是處曰此理合有無內外人已爲一佛老視爲二本便是支離便是不是處問佛老難說支離他只在一本上墮陷去不見萬殊曰萬物皆備於我有我便有物如何合得外面若

在我不能盡物我自我而物自物終是二本
問夷惠於佛老異同日夷惠從儒家這邊用功
只是見偏不到得至處若能精義以致用便是
盡性之學佛老却向虛無寂滅去便從斷橋絕
路如何得箇超昇問虛無寂滅何謂曰老氏見
得世態功利強方實有之物不足以籠壓天下
須是守其無以御有據其虛以制實故將欲取
之必姑與之一句是其至計其言曰我無為而

民自化以無事取天下江海爲百谷王三十輻
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知雄守雌知白守黑
無非發明此意佛起西方人好殺佛欲矯
其弊尚慈悲發菩提心滅度衆生於是演其法
曰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五波羅密自功德
不可思議人心本是活物起滅皆通寂感相貫
矯枉過正不免以萬物皆備於我者悉去之然
後明心以見其性所以謂之寂滅問楊墨於佛

老如何曰楊類老墨類佛然當時楊墨俱出老
氏流派揚得老淺處墨得老深處後來佛氏之
學兼楊墨而有之以墨道爲部位以楊道爲精
神所以佛學尤高人易信入問今和尚道士正
是佛老之遺如何其道不是此等曰這是佛老
下稍老一變而爲權謀術數佛一變而爲恣情
任意此雖失真正是他的骨髓老又變而爲齋
醮符呪佛又變而爲瑜珈化緣乃是并其皮毛

而失之間既虛無安有權謀術數既寂滅安有
任意恣情曰老氏煞要占便宜竊弄闔闢能陰
握其機故爲權謀術數佛老破相離色求空究
竟色卽是空無非相法故舍頑空而求真空無
所住而生其心所以生道心便無着落不爲恣
情任意不已問二家之學已到何處曰畢竟是
斷橋絕路問就他學問上論何如曰老氏一箇
算無遺策佛氏一箇不捨一法俱已到至處

問今時二氏學誰盛曰俱盛亦有合而用之間
儒家之學何以異於二氏曰儒家格物窮理此
心本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是謂本然全
體是謂天命之性儒學於此上窮致所以太公
順應下學而上達問格物窮理之學有流弊否
曰一變而爲玩物喪志又變而爲義襲色莊皆
是後世儒學之弊其原只爲在物上尋理是矯
節老而過者

問靜存怕鬼何法鎮之曰這是陽不能勝陰陽
明勝白不疑怕問何謂陽明日陽明是天地化
育人的本體相見乎離便種種德性俱足私欲
橫熾本體浩亡至大至剛翻成狹小所以只見
得幽暗處大了

問昌黎交太顯如何曰韓公本不知道只是天
資高敏有暗合處其病只在拘泥典冊及害自
得之意卽如潮陽寂寞獨太顯差可與言與他

相厚亦何妨後爲人言便不自安及簡孟尚書動以欲求全經盡知先王之事以明先王之道是當初與太顛本是真心後來反爲見聞之心所奪蓋認理作欲自貶其心以從漢以來尊經之學此韓學之所以爲卑恨無誰與歸耳問虛無寂滅之教訓詰詞章之習權謀術數百家衆枝之流四者雖皆失正然猶較孰重曰權謀術數第一壞心術其次訓詰詞章無益百家

衆技雖小道必有可觀虛無寂滅雖異端亦屬內求與前二者較不同

問康節數學是聖人之事否曰聖人興事應時皆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左右只是這件但聖人是臨時活法聖人只知盡性而變化無窮自然與天爲一康節合下便要理會這件合豫先一一知得便覺得死煞了不是聖人本意問其書說得是否曰非闊大胸襟精詳知慮不足以

窮天地萬物之變若此

問毀譽利害得喪不當論如何周公居東孔子畏於匡武王勤勤於牧野之會謂道此不足論則隨時變易以從道何處憑據爲體認之地謂求道自此出則是非之心不容一物不幾於雜乎曰三者勢也勢出於道則道全勢自爲用則勢勝

問時勢當論否曰只不可殉此聖賢體道只在

此處詳審

問聲色貨利凡人所不能免如何湯不邇不殖曰聖人於聲色貨利順其所當爲不營心於其間非謂貨財不入手聲色不入耳目

問孔子如何思狂狷曰吾惟恐人不爲狂狷今人只在模樣上論見妄誕的便稱狂狷小的便稱狷殊不知此等人一肚皮自私自利之意如何喚得狂狷孔子所謂狂狷肆也要好上肆隘

也要好上隘元非營營於名利之間的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此言誠當玩味問狂狷便出於真心亦何得謂好曰剛毅木訥近仁實剛實毅實木實訥由中達於外只是氣稟未得中和要之皆是真做所以不遠於仁一變化而得中和便是盡性至命若專在模樣上求中和則雖和氣襲人了不見痕迹竟與天命之性相背而馳不曾行得一步

問人既往失學忽然下手且在小學上做起如何曰且不如此說爲大人之學不是定要先爲小學以立本只爲小兒時志慮未定血氣未完未可教以窮理正心又不可使之放逸嬉戲姑且示之以象他日長大然後由象以示意耳問小學大學之別曰小學使出之大學是使知之大學就在小學事上討出本原

問王氏之學離伊川之學合此說然否曰仁則

合未仁俱是離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問古有以黑白豈起善惡念者此人必是欲去惡遷善故如此人欲寡過而未能者只爲坐於不知彼既知是惡念此處便能遷而爲善便是善念了如何又要紀得黑豈這樣人恐是打哄說話不是實做的曰說得好

問人有善念見之事爲却有速化之意急近功而害其大就并其近功而無之這是何如曰這

便不是真善若真是繼之者善也便自無欲速之意問那發時着實是要好如何說得惡曰發時要好的心是知及仁守莊蒞一有欲速意思便是動之不以禮動不以禮畢竟知非其知仁非其仁莊非其莊得其似而非天命之初心惡者亞心也亞心則非初心矣

問去貪存廉功夫曰只要求箇公公便看得人與己一般作用看得瓦礫金銀一般貴賤人已

本有親疎但見其道而不見人已則道在己而
從己道在人而從人金銀瓦礫本有貴賤但見
其道而不見貴賤則該是我的雖賤而我貴之
不該是我的雖貴而我賤之譬如君貴而民賤
當也我之君則我貴之非我之君則不貴之故
從其道而忘人已忘貴賤則公公則自無不廉
如是爲廉便是義之盡而爲仁之至若合下有
主於廉意思恐非盡性功夫

問慈湖已易曰易便是易何須說已有恁書易
有恁已易天下道理本只是一箇只被人看做
兩件所以有一等躬行的道理有一等議論的
道理

問本義以象占說易是否曰易決非卜筮之書
本義甚說得好但所謂象非止指因著而得所
謂占非止謂卜筮若易專爲卜筮設吾輩正不
須讀易從朝至夕何曾用卜筮且子孝臣忠之

類自爲斯理當然亦何用稽疑問何故謂以卜筮者尚其占聖人作興神物以前民用幽贊於神明而生著曰卜筮亦易中一事用於著亦可以稽疑冒天下之道開物成務能與天地準蓋不若是小爾問孔子曰不占而已矣是亦重占曰所謂占心占之也擬議之以成變化是心酬酢萬變之謂也可與酬酢極深而研幾此孟子之所以善用易也不然當曰天綱淳風善用易

問詩善可感發惡可懲創則刪者是誰曰刪去飭正是惡詩惡可懲創是指刺詩淫奔數章何等自家道好怎得箇懲創意者當時元無桑中諸詩秦火後漢儒欲足爲全經強取而附之爾問堯典舜典大旨曰心純要矣用賢急焉二句以蔽之問一部尚書恐俱是此意曰然

問史記十二國表譜春秋六國表譜戰國春秋起平王四十九年而表始共和元年先春秋一

百十九年綱目起威烈王二十三年而表始元
王元年先綱目七十四年其故何也曰周召之
相國以公卿擅天子權已兆國霸之端六卿專
威田常盜相已成分晉滅齊之勢春秋綱目著
其成也史記原其本也春秋限於孔子故終敬
王三十九年綱目作於三卿之分晉故距獲麟
絕筆七十六年史記譜年表事故相續而無所
虛

